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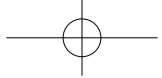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复活

早上 7 点 45 分，夏天元像往常一样开车路过学校门口。他降下车窗，注视着门口来来往往的家长和学生，这是他接送儿子养成的习惯。片刻后，夏天元驶离学校门口，他慢慢地将车窗关上，车窗外的光线随之变得暗淡。

两年前，夏天元的妻子安平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去世，留下三岁的夏川。没有好好陪过儿子，是夏天元心中的遗憾。妻子去世之后，夏川一度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。夏川不知道妈妈已经离开了人世，全家人都哄着对他讲：妈妈去到很远的地方工作，要在夏川长大后才能回来。

夏天元总是爱做同样的梦：梦中是在自己年少的时候，他凭借着双脚往下蹬。身体慢慢飞起，不是很高，掠过树梢。当身体完全飞起来时，远处连绵的群山逐渐映入眼帘，那是他魂牵梦萦的贺勒山。他鸟瞰着大地，那山川、旷野，那呼啸在耳边的风声，令他沉醉。每次从这样的梦中醒来，夏天元的心情都非常好，快乐的童年记忆像溪水一样缓缓流过。

差不多两年半前，那时安平在医院里已经昏迷了三周。夏天元在那段时间里像是着了魔似的，他疯狂地学习和研究生物芯片的相关内容。在医院宣布安平脑死亡的前一周，夏天元曾一度把安平接回家中几天。在安平的生命衰竭报警的



情况下，夏天元不得不请他在西坦最好的朋友——西坦人民医院脑外科医生胡相文的协助，把安平送回医院。胡相文组织脑科医生进行会诊，专家们向夏天元发出了安平病危的通知。3月18日，医院向夏天元开出了安平脑死亡的证明。

离开办公室前，夏天元关掉了计算机。在屏幕全黑的一瞬间，恍如人的思想飞逝而去。

“天元，晚上一起喝一杯，好吗？”在夏天元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高中光叫住了他。

作为阳山研究所的副总裁和总工，高中光主导着研究所的里里外外。

阳山研究所的研究领域不仅是 CHC 集团的核心机密，也是国家的最高秘密之一。选择西坦这样的小城市作为研究基地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密需求。

“好吧。”夏天元随口答应着。

高中光多年前在国外就迷上了喝红酒。在富江边的八峰山植物园右手边，有一间叫光影止步的红酒店，高中光总是喜欢在那里喝酒。他们从电梯直下到地下停车场，高中光快速地用遥控器开启了他的电动汽车，那是一部 CHC 集团最新的研究成果——T 型电动汽车。夏天元识趣地收起了自己的车钥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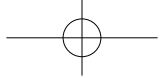
“怎么样？天元。要振作起来，你是研究所的核心！”高中光关切地说。

“我真的想时间能够止步呀！那样可以给我们多争取些时间。”夏天元平静地回答。

“是呀，我们现在就去找那种感觉。”高中光瞄了一眼夏天元说。车子在江边飞快地行驶着。

“给我开一瓶爱士图尔，我们 20 分钟后到。”高中光用车载电话和红酒店的人交代着。

安平比夏天元小两岁，但是安平是夏天元心中的姐姐。夏天元在遇到安平之前的生活非常简单：好好读书，正直做人，努力工作，这就是全部。安平是夏天元见过智商最高的女人，夏天元曾经想过：安平的智商应该有 160，或者更高。安平生前从事高能激光的研究，她所从事的专业和课题，没有影响安平对夏天元和夏川的关爱和照料。安平离开北京，来到西坦加盟 CHC 集团后，不管有



多忙，对他们父子俩的耐心和关心似乎从来不知疲倦，直到她遭遇不测。

“下车吧。”高中光停好车说。走进红酒店，迎面飘来了耐金柯尔的爵士乐，这种感觉是夏天元喜欢的。“今天我没有要房间，我们就在高台上喝吧。”高中光拉着夏天元走到窗边靠近江景的高台上。

“高总，晚上好。”一个女人过来和高中光打着招呼。“好啊，再好也没有你好。尊敬的晓雯小姐。”作为礼节，夏天元也转身和那位叫晓雯的女士点头示意。

“这是我的同事，夏天元，夏主任。上次我带他来你这儿时，你不在。”高中光愉快地介绍着。

“我刚从法国回来，在布艮地待了两周。”晓雯微笑着对夏天元说。

“真不错。”夏天元附和着。

“晓雯，今天我们来份炭烧牛排，再一人一份鹅肝。”高中光笑着安排了菜。“请拿三个杯子过来。”高中光补充道。

“好的。”晓雯转身去厨房安排。

“天元，喜欢这个地方吗？”高中光问。

“喜欢，有种怀念的感觉。”夏天元说。

“晓雯，今天你要好好和我们一起喝点。”高中光见晓雯走来大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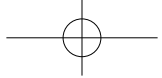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啊！高总，夏主任，和你们这样的大科学家共饮是我的荣幸。”说着，晓雯坐在了夏天元的斜对面。夏天元抬头看了下晓雯：这个女人感觉上应该是三十三四岁的年纪，人比较瘦，个子很高，应该在170厘米以上。妆容得体，有着一成熟女性的魅力。

夏天元突然想起了安平，安平也差不多有170厘米的身高，只是没有晓雯那么瘦，安平不怎么化妆，她没有时间。夏天元不自觉地在拿安平和晓雯比较。

“天元，晓雯是西坦人，不像我们是外来户。”高中光的话把夏天元从走神的思绪中拉了回来。

“晓雯，你很优雅，没想到是西坦人。”夏天元冒出这么一句话。

“西坦是个小地方，但我们西坦人很真诚，很……”不知为什么，晓雯没有说下去。



“酒醒了 40 分钟了，差不多了。来吧，朋友们。”高中光说着举起了酒杯。

“天元，你也不主动敬一下我们晓雯女士。她可是咱们这里的名媛，和她共饮，那是咱俩的荣耀。”高中光看见夏天元有些走神，便示意他敬酒。

“哪里，高总您太抬举我了。你们是贵客，又请我喝这么好的酒，这才是我的荣幸呢。来，高总，感谢您。夏主任，咱们一起敬高总吧。”说着，晓雯举起酒杯望着夏天元。

“晓雯说得对！咱们一起敬一下高总。祝他快乐、顺利！经常领我们喝好酒，也把我带一带，尽快提高一下。上次我们过来你不在，高总给我做了一次红酒鉴赏的启蒙教育，让我受益匪浅！感谢老板，感谢老师。”夏天元赶紧端起酒杯向两人致意。

第二天来到办公室后，夏天元拿起电话打给胡相文。

“相文，我的技术难题有解吗？”夏天元问。

“理论上可以达到，我是说理论上。但是实操上不确定性非常大。”胡相文说。

“全靠你了。相文，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。”夏天元激动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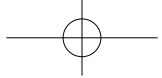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知道。可是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”胡相文问道。

“决定了。你定时间，到我家里的实验室来。”夏天元说。

“好吧，但愿我们不要后悔。”胡相文说道。

夏天元在家里拥有一个最高等级的秘密实验室。实验室很大，也很神秘。整个实验室安排在别墅的地下室里。夏天元住的这栋房子，是 CHC 集团作为对核心技术的最高待遇安排给他的。别墅的位置相当好，离晓雯的光影止步红酒店很近，就坐落在富江东岸的八峰山南麓。夏川的爷爷奶奶去了杭州，别墅里只有夏天元自己。安平去世后，夏天元和儿子由保姆李梅来照顾。

夏天元用双重密码打开地下实验室厚厚的大门。他慢慢走下楼梯，一百多平方米的实验室里放满了计算机，大部分设备都是最近几个月才刚刚到位的。细心人会发现，每台设备的不显眼处竟然有个小标签，上面的加密编码竟然是



军用级别。

夏天元走近小型冷库，里面有一个盛有液态氮的钢罐。夏天元拉开柜门，凝视着钢罐，一瞬间，他呼出的气息在浓浓的寒意中凝成了霜雾。

这时电话铃声响起，是特殊的咔、咔、咔的声音，那是夏天元和胡相文联系专用的电话铃声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胡相文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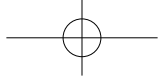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了，这两年以来我一直就在等这一刻！快过来吧。”夏天元兴奋而期待地说道。

胡相文是夏天元在西坦最好的朋友。两年多前，夏天元刚到西坦的时候，在研究所落成庆典前的那天晚上，夏天元的助手肖风行在布置典礼会场时，不慎从梯子上摔落。当时肖风行头部受重伤，被紧急送往西坦市人民医院。肖风行在当天值班医生胡相文的抢救下，得以生还。在救助的过程中及后续治疗期间，胡相文精湛的医术和从容淡定的气度折服了夏天元。在随后的交往中，夏天元得知：胡相文原来在上海人民医院做脑外科副主任医师，曾经在一次对高级领导的开颅手术方案上和科主任意见分歧，最终屈从了主任。主任错误的方案导致领导死在手术台上。当时医院压力很大，但主任背景雄厚，人脉甚广，最终大事化小。但因胡相文是主刀医生，顺理成章地要担负主要责任。责任认定下来后，胡相文愤而辞职，回到老家西坦。

警报系统的蜂鸣器在响，红色的指示灯在闪烁。从监控器上夏天元看到胡相文拎着两个大箱子站在门口。夏天元撤销了报警系统后，给胡相文开了门。

安平之前一直在北京的一家光学研究院里工作，她从事的高能激光的研究和夏天元的研究有很高的相关性。安平知道夏天元的研究遇到了瓶颈，在现实环境中，夏天元的研究需要同步卫星的支持。在计算机模拟中，实验环境和现实环境的误差值的分布，决定着这项实验的进展。从那时起，安平就默默地把夏天元的研究和自己的研究并案研究了。在某些细分的领域，安平的研究深度不知不觉中已经超越了夏天元，甚至已经走在世界的最前沿。

“开始吧。”胡相文说。



在工作台上，布满了密密麻麻颜色不一的线缆。“确认 UPS 系统的持续时间了吗？”胡相文问。

“3 套电池组，每组 30 块高能电池，两套主机，可以支持主计算机运行 72 小时。”夏天元回答。

两人小心翼翼地打开冷柜，抬出钢罐。在把钢罐放在工作台上后，夏天元马上给钢罐接上电源和各种各样的线缆。

“预计解冻时间 180 分钟。第 179 分 30 秒输入 300cc O 型血，温度 37℃。”胡相文冷静地部署，夏天元紧张地执行着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走过，夏天元在低温的实验室里竟出了一身汗。

“准备输血。”胡相文喊到。

夏天元从恒温柜中取出血袋，接入钢罐，鲜红的血液汩汩地流入钢罐。

接驳的主机显示器开始有数据跳动：0110110111100011100100100010001……

“正常吗？”胡相文问。

“不知道，现在还不确定，但是显示有数据输出。”夏天元紧张地回答。

“植入电极，刺激视觉中枢、听觉中枢、语言中枢。”胡相文的声音依然平静。

主计算机的屏幕浮现出一张数码构成的脸，这是夏天元所设定的程式，触发的条件是系统开始接受有规律地输出数据。

“可以多大程度上复制？”夏天元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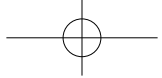
“要看我们的速度和存储空间了。”胡相文说。

“我们有 6 台超级服务器，24 核 48 路，最大内存 500TB。”夏天元说。

“应该够了。我们理论上有 48 小时，之后蛋白组织会逐步衰竭、分解。”胡相文说。

数码脸在一点一点地由平面变为三维。三维的层次加深，说明正在源源不断地获得数据的填充。

“每隔一个小时，给钢罐降一次压，注意控制钢罐内部温度的上升速度。”胡相文说。



夏天元和胡相文极为默契地配合着，他们所用的技术，在 CHC 集团内是最高密级的，但即便如此，还是引起了 K 国的密切关注。

“电能的无线传输和高能存储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中国人是怎么想的，我想知道。” K 国防工业公司总裁沃顿在公司战略研讨会上，对工业情报部的总经理阿尔蒙德说道。

“我还是坚持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政治噱头，我看我们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了。这么长时间、这么多人的投入，不太值得呀！”阿尔蒙德不以为然地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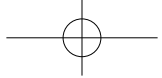
“让你的人深层次、全方位地了解，不要轻易下结论。”沃顿严肃地说。

“好吧，让我们看看中国人到底在搞什么样的把戏。”阿尔蒙德无可奈何地回复道。

K 国防工业公司科技部的史密斯博士，从 5 年前就开始集中所有研究力量主攻“物质的瞬间转移”课题，这一课题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。史密斯博士是总裁沃顿最看重的人才。刚刚 40 岁的史密斯统领着国防工业公司科技部这一最高端、最核心的研究机构。史密斯的研究正在遭遇困境，他的困难不仅仅是技术上的，他的核心思路常常无法和其他研究员取得有效沟通，他和他的团队在“传输”的途径上意见分歧很大。前任科技部的头儿里奇博士和他的团队合作得很好，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进展。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前，沃顿宣布由史密斯接任里奇，里奇担任史密斯的副手。

里奇博士的家世显赫，他的家族在 K 国的势力不可小觑。史密斯博士和里奇博士微妙的关系，是科技部里的公开秘密。史密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里奇，但是他无法改变里奇和里奇旧部们对他的不满。史密斯初来乍到，以及普通的出身背景，使他在国防工业公司中缺乏号召力。

史密斯博士进入国防工业公司的审核，是由阿尔蒙德亲自主导的。经过 6 个月缜密的调查，阿尔蒙德为史密斯盖上了审核通过的印章。史密斯放弃了在国家物理研究所舒适的工作，进入国防工业公司工作，多半是为了沃顿的赏识。另外，他也一直想将停留在实验室里的理论运用在现实世界中。



“怎么样？”胡相文问。

“速度非常快，进展顺利！可以开始构建逻辑体系。”夏天元激动地回答。

从周五下午4时开始，到现在周六上午8时，两人已经奋战了16小时。

“从现在运行的速度来看，再有10到12小时就可以复制完毕。”夏天元说。

“越快越好，蛋白组织不能长时间保持稳定。细胞在休眠了那么长时间后会重新唤醒，这样的生化反应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，时间越长，风险越大。”胡相文说道。

“相文，你说她一旦苏醒，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吗？”夏天元担心地说道。

“应该可以吧。在她的最后时刻，我们已经在和她沟通相关的事情了。”胡相文说道。

“可是她当时是昏迷的状况，不知道我们沟通的有效性有多少？”夏天元担心地说。

“从我对她当时的大脑的综合反应测试来看，我认为你不用有太多的担心。再说事故中她的脑部受伤程度比较轻。”胡相文安慰道。

随着数据的不断填充，一张睿智而清秀的面孔已经浮现在显示器上。

“这是她30岁生日那天我给她拍的，那天她真美。”夏天元指着显示器说道。

“我想她会喜欢的。她的自我认知系统会让她看见自己最美的样子。”胡相文认真地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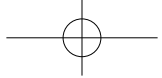
显示器中，安平的面孔清晰地浮现着。她的神色安详，双眼微闭。三十多年的岁月没有改变这个单纯女人可爱的面容。

复制的工作又进行了8小时。不知不觉中，整整24小时过去了，两个男人不知疲倦地疯狂工作着。这时安平的逻辑思维框架已经完全建成。

晚间10点的时候，系统的“嘟嘟”声提示所有信息已经复制完毕。

“我要输入系统启动提示码了，相文。”夏天元紧张地说道。

“好，我太紧张了。”胡相文回答道。



夏天元也颇为紧张，他专注地看着信息数据，不自觉地低喃了两句诗：“红墙已故青苔上，古道兴亡俱成荒。”

屏幕中的安平缓缓睁开双眼。夏天元呆呆地看着安平，那种感觉真是难以名状。那么靠近，却又感觉那么遥远。这时，屏幕中的安平竟然流下两行泪水。夏天元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，掩面痛哭起来。胡相文松了一口气，悄悄地走到角落里，刚坐下便马上睡着了。安平的最后记忆信息告诉她，夏天元在她身边哭泣，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。他和她约定了系统启动码，就是这两句诗。之后，她在风中远远地飘去，思念是唯一牵着她的线绳，现在有人在牵动它。

“夏川怎么样了？儿子一切都好吗？”安平的声音从音箱中传出来。

“他很好，现在他和爷爷奶奶在一起。回老家过暑假。”夏天元轻轻地回答道。

“现在是什么时间，我的意思是哪一年？”安平问道。

“2030年8月10日22点31分。”夏天元说道。

“时间过得真快，一下就两年多了。”安平轻叹道。

“回来了就好。”夏天元已经从和安平的简短对话中，知道了安平的系统在正常运转。

“有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，天元。”安平幽幽地说道。

“我会和你一起把它们拿回来的。”夏天元哽咽着说。